

16重人格

西碧尔

(美) 弗洛拉·丽塔·施莱伯 著
张怡蔓 译

Sybil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重人格

西碧尔

(美) 弗洛拉·丽塔·施莱伯 著

张怡蔓 译



Sybil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6 重人格西碧尔 / (美) 弗洛拉·丽塔·施莱伯著;
张怡蔓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54-9571-6

I. ①1… II. ①弗…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3174 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黄文娟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刘 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4.25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1 千字

定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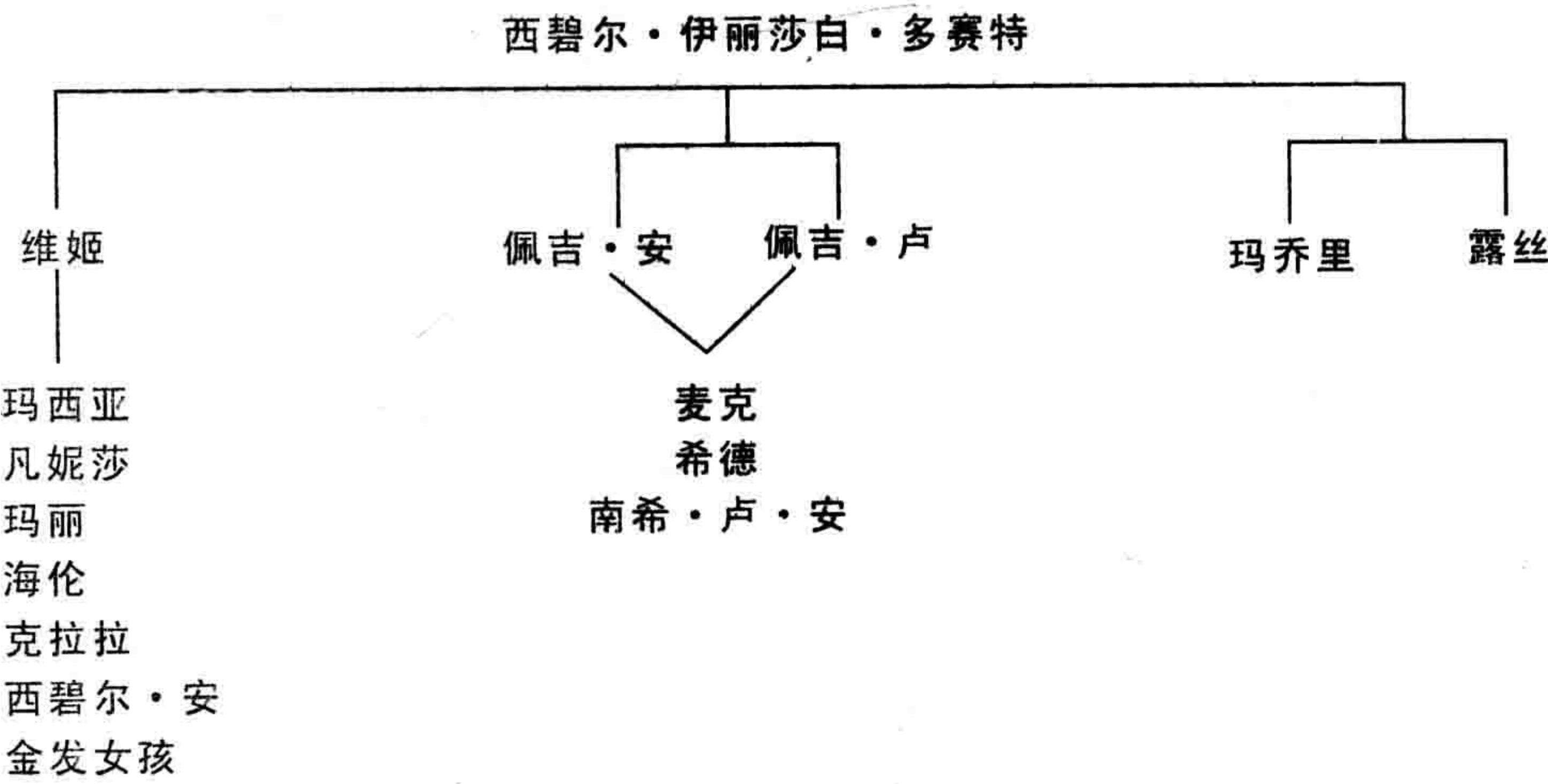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致 谢

感谢以下诸位的协助：詹姆斯·帕尔默对本书手稿相当大部分的有益评鉴；人类学家瓦伦丁·迪士尼博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唐纳德·H. 里德尔博士源源不断的鼓励；全国私立精神病院协会执行秘书梅尔文·赫尔曼将威尔伯医生介绍给我；纽瓦克市圣安德鲁斯教堂的埃里克·海登牧师做了至关重要的调查；利奥·C. 劳理教授为第五章提供的法律意见；约翰·施耐博对本项目孜孜不倦的热情参与。感谢忠诚的记录团队，他们用无法计数的时间录入手稿并与作者感同身受，他们是娜塔莉·帕纳斯、玛格丽特·书珀、珍妮特·鲁多夫·库比、苏西·雷斯尼克、雪莉·苏纳特、安妮·亨利以及海登·戴维斯。感谢海登及其先生乔治·汤玛斯；感谢帕特西亚·梅儿自1962年以来一直同舟共济；最后要感谢妮莉亚·B. 威尔伯医生和西碧尔·I. 多赛特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我还与如下知名精神病学同行讨论过西碧尔的病例——卡尔·门宁格医生、穆雷·鲍恩医生、哈维·凯医生、劳伦斯·弗里德曼医生以及已故的雷森·阿克曼医生。郝博特·施皮格尔医生曾为西碧尔做过年龄复归催眠，他形容她是个“才华横溢的癔症患者”，并拨冗与我谈论他所知的该案例的第一手资料。门宁格医生，虽然从未治疗过西碧尔这样的病例，但处理过很多自动书写的案例，他认为后者就是前者的分支。鲍恩医生是家庭治疗的专家，对多重人格分裂发生后的家庭系统排行尤为关注。

家谱：16个人格的层级结构



西碧尔各个人格及其“生日”

西碧尔·伊丽莎白·多赛特(1923)：分裂的人格，清醒的自我。

维多利亚·安托瓦内特·沙鲁(1926)：昵称“维姬”；自信，世故练达，有魅力的金发女郎；西碧尔众多人格的记忆痕迹。

佩吉·卢·鲍德温(1926)：一个固执己见、充满激情、常常发火的小淘气，长着扁平的狮子鼻，留一头荷兰式短发（注：西瓜太郎的发型），常常调皮地微笑。

佩吉·安·鲍德温(1926)：是与佩吉·卢有着相似外貌的孪生姐妹；通常她感到恐惧多过愤怒。

玛丽·露辛达·桑德斯·多赛特(1933)：体贴，爱沉思，充满母性，爱家的人；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深棕色的偏分长发。

玛西亚·琳·多赛特(1927)：有时姓鲍德温；是作家也是画家；十分情绪化；她有张盾形脸，灰色的眼睛，头发棕色偏分。

凡妮莎·盖尔·多赛特(1935)：极其戏剧化而又魅力四射；身材苗条，有着一头红色长发，淡棕色的眼眸，鹅蛋的脸表情丰富。

麦克·多赛特(1928)：西碧尔的两个男性人格之一；是建筑工和木匠；有橄榄色的皮肤，一头深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

希德·多赛特(1928)：西碧尔的另一男性人格；是木匠和修理工；有白皙的皮肤，深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

南希·卢·安·鲍德温(诞生日不详)：把政治当作《圣经》预言的实现而对之深感兴趣；极度惧怕罗马天主教；疯疯癫癫；其体型特征与佩吉姐妹相似。

西碧尔·安·多赛特(1928)：患有神经衰弱，精神萎靡；脸色苍白，金灰色的头发，鹅蛋脸，高鼻梁。

露丝·多赛特(诞生日不详)：是个婴孩；成长较慢的自我之一。

克拉拉·多赛特(诞生日不详)：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对清醒的西碧尔（主人格）颇有意见。

海伦·多赛特(1929)：虽内心十分胆小，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眸子，高鼻子，薄薄的嘴唇。

玛乔里·多赛特(1928)：心境安详，性格活泼，爱笑；爱戏弄他人；有一头柔软的浅黑色长发，皮肤白皙，鼻子扁平。

金发女孩(1946)：佚名；永远的青少年；有一头金色卷发，声音活泼轻快。

新的西碧尔(1965)：第十七个人格，是其他十六个人格的合体。

序：西碧尔

认识这个我命名为西碧尔·伊丽莎白·多赛特的女人以来，到本书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了。西碧尔想要继续匿名，若您读毕她的真实故事，就能理解个中缘由。但西碧尔·伊丽莎白·多赛特是真实存在的人。

我们初次相见是1962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的一个餐厅里。西碧尔的精神分析师科妮莉亚·B. 威尔伯医生安排了那次见面，从而使我能与西碧尔相识。

西碧尔看上去拘谨、疏远，我知道这是她生病的缘故。威尔伯医生和她已着手治疗这个精神病学史上最为复杂离奇的病例，也是第一例用精神分析治疗的多重人格病例。

数年前，我已对该病例有所耳闻。我是《科学文摘》的精神病学科编辑，并写过几篇有关精神病问题的文章，因而在工作上威尔伯医生和我有些交集。实际上，我有一些文章就是关于她的一些病例。

安排这次见面还有专门的目的：威尔伯医生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写西碧尔的故事。医生认为，仅仅在医学期刊上发表这个史无前例的病例是不够的，因为，此病例不仅在医学上意义非凡，而且对普罗大众来说，有更为广泛的精神和哲学意义。

在我义无反顾投身本书的创作之前，我想再等一等治疗的最终结果。这期间，西碧尔与我成了朋友。我们分享很多兴趣爱好，亲密无间。西碧尔成了我家的常客。她常向我透露分析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事，而她在我家所发生的事对分析治疗也产生了作用。

渐渐地，写作本书的想法越来越吸引我。我写了大量有关精神病学的文章，并得到认同，我也有很强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专业背景。我曾于1962年同许多精神病医师在他们的案例上共事过。在我刊登于国家级杂志的大部分文章上，我的简介都定位于心理学专业。此外，我是一名大学教授（目前就职于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城市大学），我的学术领域是英语和演讲，良好的文学底蕴以及与心理学息息相关的演讲专业为我接触西碧尔的案例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也曾参加戏剧演出，上过广播、电视，写过短故事和短剧，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授过写作课。以上种种因素一并促使我去捕捉西碧尔故事的内在戏剧性，将其临床资料转化成书。

我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与西碧尔还有威尔伯医生的友谊。我十分敬仰她们在这么特殊的分析的茫茫前途上仍孜孜以求的勇气。我十分尊敬威尔伯医生，她是一名拥有多项资质的分析师。她在林荫大道上拥有一个大的私人诊所，并闻名于各大精神病机构，尤其是医学精神分析协会和精神病学会。如今，威尔伯医生已不在私人诊所执业，而成为肯塔基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

由此，在认识西碧尔及其他人格三年后，我做出承诺，开始为本书的写作展开正式研究。我与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对此都充满信心，我也跟其他人格有直接的接触，但这还不够，需要以系统的方式从整体上了解此病例和西碧尔的人生。我广泛阅读过有关多重人格的医学文献，并与很多不同的精神科医生综合讨论过此病例。我与中部小镇（被我称之为柳树角镇）、奥马哈和纽约认识西碧尔的人交谈，从而追溯西碧尔生活的外部历程。我还追溯过西碧尔以及其他人格经历过的各种奇异旅程。以费城为例，我还计算过布罗德伍德酒店的台阶数。

要展现这一系列凄凉的、令人炫目而引人入胜的事件，首先，我必须在其间理出个头绪。我在与西碧尔十一年的分析相关的每个文件里寻找着蛛丝马迹，包括威尔伯医生每日的笔记，是2354次访谈治疗中用铅笔在便签上留下的记录；还有西碧尔自己写的短文，作为治疗程序的一部分而写的；还有分析治疗时的录音。另外，我还研究了西碧尔从青少年至分析治疗最初那年所写的日记，还有信件，还有家人

和医院的记录，还有多赛特家在柳树角镇居住期间的报纸和记录。

这十年来（其中七年时间我在积极写书），我同威尔伯医生和西碧尔都有密切联系，有时是分别与她们相处，有时是同时见两人，她俩仿佛随时“坐好”给我“写生”。然而，我们的角色分工十分明确，我重塑西碧尔曾经的生活以及医生的分析成果，但也许无人能像我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素材。事实上，她们也就我提出的疑问，对分析的诸多方面给出新的评价。对我而言，能够一直与触手可及的医生确认此病例的各个医学事实，着实让人心满意足。

读罢本书，西碧尔说道：“每一份情感都是真实的。”威尔伯医生评价：“每一个精神病学上的事实都得以准确无误地展现。”

西碧尔的真实故事为我们提供罕有的机会，一窥无意识心理，获得新的认知。西碧尔·多赛特的病例是变态心理的反映，也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心理发展模式，为洞悉正常心理提供了新见解。它不仅使我们对驱动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心理的神秘力量有了新的观察，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毁灭性的家庭关系，狭隘、偏执的宗教背景的恶劣影响，和一个女人对家庭中男性成员的认同以及对自我实现的否认。西碧尔的故事在儿童保育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教训；还提出了其他问题，如：什么是成熟？一个完整的人是什么样的？

西碧尔的生活故事还阐明了无意识心理在创造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揭示了记忆和忘却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可以同时共存，还揭示了原初场景对引发神经官能症的影响。它还提出了若干哲学问题，比如：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我”的含义。

在医学上，本书阐明了遗传和环境对精神疾病产生的影响，以及精神分裂症与癔症的区别，前者常被一些医生和民众用来概括多种不同的精神病症状，而后者是西碧尔所患之病，鲜为人知。

最为关键的也许是，当读者受到西碧尔的内心冒险影响时所体验到的“意识”的扩展。

弗洛拉·里塔·施赖勃

1973年1月于纽约市

目 录

致谢 · 1

家谱：16 个人格的层级结构 · 2

西碧尔各个人格及其“生日” · 3

序：西碧尔 · 5

第一篇 存在

第 1 章 令人费解的时钟 · 3

第 2 章 内心的战争 · 14

第 3 章 精神分析和撒旦 · 20

第 4 章 另一个女孩 · 33

第 5 章 佩吉·卢·鲍尔温 · 43

第 6 章 维多利亚·安托瓦内特·沙鲁 · 61

第 7 章 寻因 · 77

第二篇 来由

第 8 章 柳树角镇 · 93

第 9 章 昨日去哪儿了 · 101

- 第 10 章 时光盗贼 · 113
- 第 11 章 探寻圆心 · 127
- 第 12 章 沉默的目击者 · 140
- 第 13 章 可怕的笑声 · 146
- 第 14 章 海蒂 · 155
- 第 15 章 受虐的孩子 · 161
- 第 16 章 海蒂愤怒的起因 · 176
- 第 17 章 维拉德 · 183

第三篇 解脱

- 第 18 章 对质与核实 · 213
- 第 19 章 两个男孩 · 224
- 第 20 章 正教之声 · 233
- 第 21 章 烈怒之酒 · 241
- 第 22 章 解除时间之谜 · 254
- 第 23 章 渐渐隐去的白大褂 · 271
- 第 24 章 轻生 · 279

第四篇 重生

- 第 25 章 重启回忆 · 289
- 第 26 章 追寻各自的未来 · 296
- 第 27 章 身体里的囚徒 · 307
- 第 28 章 踏上融合之旅 · 313
- 第 29 章 他们也是我 · 321
- 第 30 章 疗愈怨恨 · 329
- 第 31 章 雷蒙 · 343
- 第 32 章 融合统一 · 355

后记：全新西碧尔的崭新时代 · 366



第一篇 存在

第1章 令人费解的时钟

玻璃碎裂的声响让她的脑袋一阵抽搐，整个房间天旋地转。鼻孔里充满了化学品的刺激气味，远远多过她吸入的东西。这气味，仿佛来自记忆深处遗忘已久的某次经历。这气味，遥远而熟悉，勾起她对家乡老药店的回忆。

老药店的玻璃瓶被打破时，大饭厅的玻璃杯被打破时，两次都听到这样的责骂：“是你打破了玻璃！”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赛特快速将化学笔记本塞进她的棕色拉链文件夹，在众目睽睽下冲向教室门。她的教授、同学十分不解地盯着她离去的背影。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她走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大楼三楼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里，然后，独自一人等着电梯来。

“太久了，太久了！”她千愁万绪。她不该等那么久才离开实验室。她本该一听到玻璃的碎裂声就离开，如此就能避免那些事发生了。

太久了，电梯怎么这么久还不来！

西碧尔伸手去抓拉链文件袋，不见了。电梯也不在了。长长昏暗的走廊也没了踪影。她正站在一条狭长的白雪覆盖的街上。电梯没等来，而她也不是在等待，而是在行走。

一阵尖利刺骨的狂风呼啸扫过。白雪在脚下吱吱作响，随风打着旋儿。她没穿鞋套，没戴手套，也没戴帽子。耳朵冻麻了，一阵阵疼。穿着这件浅灰色花呢两穿大衣，从晨边大道的公寓去实验室时还是挺暖和的，但现在却无法抵御这无情的寒冷。

西碧尔寻找着路标，没有看到。她想找个避寒的房子，也无处可

寻。有加油站吗？她没有看到。药店呢？也没有。

药店、化学实验室、长长昏暗的走廊、电梯，都不在这儿。只有这条素未谋面的街，这条灯光幽暗、空无一人的无名街。

大片陈旧、丑陋的木质房——有的漆上战舰灰，其余的包着钢皮——分列街道两侧。房子下面是硕大的门，还有带着小小窗格的窗户。

这不可能是纽约，可能是她的出生地威斯康辛州的某个地方。小时候，她在那里经历了许多这样风雪交加的冬季，而她深知冻疮是怎么来的。荒谬！刚才她还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梯旁，怎能在短短一瞬，就到了威斯康辛呢？况且她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到任何地方。或许她本就没有去哪里，也不在任何地方。或许她在做噩梦。

然而，当她加快脚步，丑陋的建筑，不断飘落的雪花，都在提醒她面对现实。她没戴手套，抬手拭去脸上的落雪，身体向两侧轻摆，试着抖掉身上的白雪。她知道自己不可能虚构出那些挡在面前的建筑，因为她从没见过那样的建筑。门很大，并非她无中生有想象成那样，它们就是用来存储和运输的。她想象力中现实的部分又开始发挥作用，她明白自己正身处一个仓库区。

突然，白雪中有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街的另一边。这是个男人。他好像影子一样匆匆飘过，触不可及，像那些让她变得渺小微弱的建筑一样了无生气。毫无疑问他会告诉她这是哪儿，可她追不上他。而且，她害怕如果真问了，他会误解她的意图。她只是任由他匆匆离开，去到看似夜晚的世界，去到没有仓库、没有她求助的世界。

在西碧尔看来，这里没有出口，就像从未有入口一样。建筑层峦叠嶂，尽管她置身其外，她内心深深的恐惧却与之混为一体。她感到自己被包围、孤立、囚禁、陷落——无论内心还是外部世界。

难道没有活路了吗？没有的士，或者公交车？没有车可以带她去哪里，只要能离开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哪里都行啊。乘坐跨城公交车在纽约下车前就可以看到她现在的家，尽管她一直对这趟车有种奇怪、固执的感觉，但是现在，她却十分愿意乘车过去。可问题是，

这里根本就没有一辆车，什么也没有。

她想起电话亭，这变得尤为重要。如果能找到一个电话亭，她不仅能知道身处何处，还能给泰迪·埃莉诺·里夫斯打个电话。泰迪是她的室友，现在一定很担心她。接着，西碧尔想起，在她动身去实验室后，泰迪也动身到俄克拉荷马和她的家人度假去了。

讽刺的是，西碧尔出门时，泰迪劝过她穿暖和点的大衣。她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因为她像从前的每一天那样听不进意见。这一天，尤其是天开始变冷后，她觉得浑身焦躁不安，心里涌起奇怪的躁动，让她没法待在公寓里，甚至连换衣服的短短几分钟都待不下去。

西碧尔也想给科妮莉亚·B. 威尔伯医生打电话。若时间已过去太久，医生也该担心她了。西碧尔可能已经错过了见医生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她是不是已经错过了很多时间呢？

“现在”这个词莫可名状，因为自她等电梯起已不知过了多久。要是她能一点点拼凑起在这儿的回忆，或许就能明白一切。但在这之前，她是很难安心了。

电话似乎最能连接到现实，但是寻找电话犹如寻找海市蜃楼那么难。无论如何，她都得找到，走多远都得找到。她感到快走不动了，但她知道她不敢停下来。她的腿似乎冻僵了，然而，凭她以前在中西部过冬的经验，如果她不继续向前，就会冻死。

她硬着头皮向前走，沿路捕捉各种声音，寻找生命迹象，却只听到风声。沿着萧索的街道，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却不见一个街道路标。寻找电话的希望眼看就要落空。

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至少片刻也好，西碧尔在一盏街灯旁停下来，借着微弱的光线，她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搜了个遍。包里有她的社保卡、蓝十字卡^[1]、驾照、哥大图书证——每认出一样东西就多添一份安心。

离开公寓时，她的钱包里本来装着 50 美元和一些零钱，现在却只剩 37.42 美元。她本来是步行去实验室的，到了那儿她什么也没买。那些钱都用来搭车来这个地方了吗？她本来是在等电梯的，可下一秒